

# 《世界上的另一个你》： 跨越阶层的友谊重塑生命质量

◎肖峰

一个是流浪汉，一个是百万富翁，他们之间会产生友谊吗？他们的人生会有可能互相关联？《世界上的另一个你》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书，它蝉联《纽约时报》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三年，至今屹立不摇。这是一个比小说更像小说的真实故事。故事里闪过真实的人生片段——贪婪、恐惧、苦多于乐、希望、惊喜。此书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中文版。

作者之一朗·霍尔，1945年生，具有敏锐的艺术眼光，以及绝佳的生意手腕。从卖罐头蹿升到投资银行，再到买卖毕加索、凡·高的名画。

他在好莱坞有大庄园、画廊及

欧式古堡。而他也想象不到，他的下一页人生，竟是与一名流浪汉一起写下。他越来越富有，却也变得自私、与家庭疏离。为了找回幸福，努力重建婚姻，在妻子的爱心与鼓励下，他们前往庇护所服务流浪汉。在那里，朗遇到了他生平最好的朋友。

作者之二丹佛·摩尔，1937年生，没受过教育，受限于20世纪还存在的美国黑奴制度，每天不停为“主子”捡棉花，但积蓄始终是零。

他在街头游荡了好多年，甚至进过安哥拉监狱。常年的流浪生活使他逐渐封闭自己，逞凶斗狠，人人对他敬而远之。直到1988年，朗的

妻子在梦中看见他，并称他为那位即将改变这个城市的人，因而连起两人之后的深厚友谊。2006年，为了表扬他为流浪汉庇护所付出的心力，当地居民将他誉为“年度慈善家”。现在的丹佛是一名艺术家、公开演讲者、流浪汉事务志愿者。

“阶层”是21世纪令人敏感的词汇。跨越阶层的友谊显示着友谊突破一切束缚、远离利益的纯粹性。它有人性战胜现实的可贵，使狭小的世界变大，因为社会的框框条条那么多，它也因此只是人们心中的某种梦想。小说里有，电影里才有。《世界上的另一个你》，正像那个煽情的题目一样，富男与穷男超越世

俗的友情让人重温理想主义的光芒。在朗·霍尔妻子的葬礼上，最能安慰霍尔的，就是丹佛·摩尔了。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，他陪他一同走出伤痛，继续生活。

有作家认为，是奇遇改写了他们各自生命本来的基调。生命的质地其实无关乎社会阶层的高低，但大部分人却还是迷惑，以至于执迷；无论是在世间的成就感中重复某种生活模式，或者是在失去盼望中自我放弃，都是活在一个框架中。我们的人生或许没有富豪与流浪汉这般极端，但仔细想想，谁不是活在一种框架中呢？而这样的框架又该怎么样打破呢？

## 王国维 和他的《人间词话》

◎刘小明

王国维是个天资聪慧、多愁善感的人，在文学和历史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。

王国维的著作大体上都已整理出版，但是今天读他著作的已经不多，多数读者大概都有个意见：读不懂。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的普及提高确实是个课题，从王国维去世到现在也就一百年不到，从著作体例、文史修养等方面，都有这么大的变化，不能不感慨。近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了一本《人间词话鉴赏辞典》，复旦大学教授黄霖、邬国平、周兴陆著，我觉得是一种好的形式。

《人间词话》由于采用传统词话的著作形式，至为简略，给现在普通读者的欣赏理解造成了障碍。如何理解和欣赏《人间词话》这么一部著作，有几点需要读者特别留心：首先，其理论核心是“境界”说，这是牛鼻子。词话中王国维纵横驰骋，指点臧否，金枝玉屑，所在皆有，他最感得意的是境界说，他说“沧浪所谓兴趣，阮亭所谓神韵，犹不过道其面目，不若嗣人拈来境界二字，为探其本也”，什么是境界呢？他说“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，否则谓之无境界”，至于何谓真景物真感情，在文艺实践中，境界又分哪些种，王国维层层递进，分疏细密，需要读者耐心寻觅演绎。

其次，《人间词话》是一部融汇中西、贯通新旧的著作，正如陈寅恪在《静安遗书序》中说：“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，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，如《红楼梦评论》及《宋元戏曲考》等是也。”他“隔”与“不隔”“造境”与“写境”的讨论，都可见外来的痕迹，这些观念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里没有，或是隐而不彰，这是一种情况，更多的是，一些传统批评里固有的概念，染上了西方的色彩，丰富了内涵。当然由于《人间词话》中“中西”的融合已达盐水相融的地步，读者不容易发现。文心细如毛发，文学批评者如此，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也应该认真体会。

最后一点，我觉得把《人间词话》和《人间词甲稿》、《人间词乙稿》对照着看，会有更深切的体会。莫道学人心枯寂，也能风流旖旎。旧时的文学批评者，大体学富而情长，王国维尤其如此。一个文艺批评家，如果他同时具有创作实践，对于读者来说，用来相互参照是很方便的事情。

## 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

——简评《“自我”中国》

◎陈增爵

作为“复旦一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”之一的《“自我”中国》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这本新书是考察现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专著。

该书的副题为“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”，作者是一些习惯以西方社会学术研究角度，考证社会变革轨迹的欧洲学者。所以，选择以个体的崛起这个视角，剖析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，对于这些欧洲学者来说，似乎是驾轻就熟的。

《“自我”中国》企求用严谨的思维框架，考量现代中国社会的进程，这可视为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的一次多方位对话。

或许是为了考证西方个体自主、自治、自由的理念，如何进入中国文化疆域，随即，又在与儒家传统哲学的交汇中，被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读解，该书研究的时限，上溯至20世纪初年。梁启超关于个人自由的思考，以及严复对西方进化论、经济和社会学等名著的中文翻译，都被收入，作为引用资料。

然而，《“自我”中国》作者聚焦最多的，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状况，于是中国民众不断变化的生活经历，均被纳入研究的视野。例如：大都市的外来人员暂

住制度，有进城打工经历的农村青年工作、爱情和家庭观念之演变，农村“空巢家庭”中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，出生农民家庭的民营企业家身份认同与遭际，“雷锋精神”与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志愿者活动之关联，等等。

书中说：“在中国，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社会范畴的事实。这种发展不仅决定了私人领域、家庭结构和两性关系，也决定了组织方式和灵活的就业。”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化背景下的公共领域，个体的角色变得更为复杂和重要。”

## 淘书小记

王雪涛

样，让我兴奋了好几天。

有一天，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摞捆扎整齐的《读者》，足有三四十本，不禁眼前一亮，这捆《读者》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过期杂志，但是书的品相很好，封面和内文干净整洁。我一直喜欢看《读者》，这次岂能错过？于是我没有还价便买下了整捆杂志。摊主很健谈，看我是爱书之人，便给我说了这捆书的来历。原来，这捆书是附近一位老人的，他也喜欢看书，而且特别爱惜书，读过的书都妥善存放。由于年事渐高，他突然意识到，与其把好书珍藏起来，不如让它去寻找新的主人，于是便把书送到了旧书摊。

听完摊主的话，我既感动又惭愧。感动的是老人不仅知书懂书惜书，而且还有这样开明豁达的胸怀，才让我有机会买到这些杂志，惭愧的是我这个“伪书迷”和老人读书爱书藏书的境界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。每次买到新书，我都首先在醒目处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再盖上自己的印章，表示已据为己有，而且不喜欢外借，更不会转手。但随便翻翻后，新奇感褪去，因为凡俗俗事太多，不几日便忘到了脑后，以致一年半载后想起来再看时，发现除了书上写几个字外还是全新的，真让人汗颜。感谢这位老人，他让我懂得了好书共欣赏、知识需传递的道理。

但有时，虽然淘到了中意的书，却让我感到不是滋味。那是在一所大学附近的旧书店里，书架上虽说都是旧书，但外表大都还很新，尤其是那些学生用过的教材，书上只简单做了点笔记。我仔细看了看，发现在这里几乎能找到这所大学所有院系的教材。也许卖掉旧书的原因有很多，但我却对这些卖书的学生感到担忧和困惑，连求学的学生都如此怠慢书本、轻薄知识，社会上还有多少人爱书、买书、读书呢？腹有诗书气自华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读书仅仅只是为了一纸文凭、一份工作，变得如此功利和浮躁，殊不知读书还能培养气质、丰富内涵、愉悦人生、净化灵魂。但困惑之余，我也挑选了几本文学、旅游、摄影方面的教材。这些教材编写科学合理，内容详实具体，比起书店里卖的那些精装“宝典”、“大全”，更适合初学者阅读，不过虽然小有收获，心中却五味杂陈。

现在，随着网络的普及，买书更加便捷，鼠标一点即可“一网打尽”，而且装帧时尚考究，但我却找不到过去那种旧书摊上淘书的感觉了。人交挚友，书觅知音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总有那么一些书，积淀着前人思想和智慧的结晶，承载着往昔厚重的时光，穿过岁月的烟尘，在某个角落静静地等待我们去寻觅，去发现。



《何来何往》  
周国平著  
新星出版社出版



《念及她名》  
弗朗西斯科·高德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

《明清小说戏曲论丛——陈年希文存》  
陈年希文存著  
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

此书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年希先生学术纪念文集。陈年希先生对陆士谔颇有研究，在20世纪80年代，曾撰写多篇研究论文，考证陆士谔家世、生平及著述等，于陆士谔其人其事的考证有筚路蓝缕之功，对其他明清小说的研究也卓有成效。